

國慶日前夕， 聽見原住民族的哀嚎

◎ 黃智慧

從人口比例上來看，原住民是少數。可是從固有的生存土地來看，原住民族土地面積超過台灣國土三分之一，遠遠大過其他族群。從歷史過程來看，原住民族的土地，不折不扣正是中華民國新佔領的土地。

當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敗戰，放棄其所有殖民地時，台灣島上的和佬、客家人對於「祖國」的接收者，曾經有過幻想與期待；然而，對原住民族而言，「祖國」卻是完全陌生的新名詞。帶著敗戰者的心情，惶惶不安看著中華民國的人民與軍隊進到自己的土地內。直到今日，魯凱族語中仍然稱呼外省人為「中國」，阿美族語則稱呼外省人為「官兵」，這些稱謂烙印原住民族眼裡中華民國形象。

再怎麼說，中華民國若要緬懷其百年的歷史，則原住民族更要省思其在這塊土地千年以上的歷史。大清帝國在十九世紀末馬關條約所割讓的台灣，並沒有包括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。日本付出慘重代價，進行一百多場大小戰役與和解儀式，才開始認識台灣原住民族與其生活空間、文化。對比來看，中華民國不曾花費一兵一卒，卻平白得到這片廣大山林海域的治理權。

在這塊新增的土地上，中華民國做了什麼事

？國共內戰時，把青年送上大陸戰場，未曾收屍紀念。文化上，強迫所有族人不分族群一律改姓名、說中文、禁止狩獵、令其子弟背誦中華文化基本教材，銷毀自我族群認同。在土地上，則以層層法律限制縮小土地利用，讓退輔會、林務局、水利署、國家風景管理處等，大肆搜刮開發傳統獵場漁場，如入無人之境。

近幾年來，高山上的越域引水工程、水庫攔砂壩、災後重建劃定特定區域、東部海岸開發財團化、放任美麗灣大飯店強佔海岸、核廢料強置原鄉，且因不當法令土地登記結果，政府對原住民族動輒開罰鉅款等，再三壓縮族人固有生存空間，令其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。

十月九日，就在中華民國慶祝百年「四海同心」晚會的同時，有一場性質完全迥異的「原民千年台灣巴萊：原住民族血淚控訴音樂會」，也在文建會前藝文廣場舉行。音樂會之前，來自花蓮阿美族的巫師與頭目，前赴凱道對著總統府進行出草與驅除惡靈儀式，他們把中華民國國旗包成一個頭顱狀，作為出草成果，將之懸掛在晚會的舞台上。而來自高雄深山的布農族，揮舞著屬於族群的一面大旗幟，他們深惡痛絕，宣告拒絕承認中華民國這面國旗。

國慶日前夕，中華民國，可聽見了原住民族的沉痛控訴與哀嚎？

（作者為中研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）